



归来记

船长被人用鱼叉叉死在桅上，这个手段残忍的凶手与死者有不共戴天之仇，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又一连拿破仑头像被砸碎，这个作恶者与拿破仑有仇，还是拿破仑头像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空屋猎“猛兽”

1894 年的春天 尊敬的罗诺德·阿尔德尔先生不知道为什么被谋杀了。这件事情不仅引起了全伦敦人们的注意，而且还给上流社会带来了恐慌情绪。虽然大家都了解警方对这个案子的调查情况，但是由于起诉理由充足，并没有公开所有证据，因此好多细节都被删了。在十年后的今天，就让我来补充一下破案过程中短缺的部分吧。这案子本身就很奇怪，但它的结局更让人意想不到。在所有的冒险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让我感到惊讶。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毛骨悚然。又让我重温了那种兴奋、惊奇和猜疑的复杂情绪。这种心情有如潮水般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的读者大众们说一句话：请不要责怪我没能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要不是他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的话，我会把它当作首要义务的。这条禁令是上个月 3 号刚刚取消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我和福尔摩斯先生的密切交往使我对一些离奇的案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他失踪之后，只要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会仔细地研究。也许是个人的兴趣吧，我总是用他的方法来解释那些事件，即使不成功。但没有哪一个案子像罗诺德·阿尔道尔惨死的案子这样吸引我了，我读到这一点（审讯中提出的证据判定那个人为蓄意谋杀罪），就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歇洛克先生的去世给这个社会带来多么大的损失。我敢肯定这事有一些疑点必定会吸引他，因为他是欧洲最棒的刑事侦探。

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头脑来弥补不足的警力，使他们更

好地采取行动。于是我整天思考那件事，但一直找不到答案。没有办法，我只能冒险把已公布过的案件再简单地讲一遍。

罗诺德·阿尔道尔先生是澳大利亚人，他是某总督梅洛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他母亲回国来做手术，现与女儿住在公园街427号。他没什么坏习惯，作为上流会的人不可能会有一些仇人。他与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伊丝·伍德利小姐在几个月前解除了婚约。他天天困在一个狭小、封闭的圈子里，由于性格冷淡，早就习惯了没有变化的生活方式。可怕的是死亡以它独有的方式袭击了这个年轻人，时间是在1894年3月30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二十分之间。

罗诺德·阿尔道尔喜欢打牌，而且下的赌注也很大，但从未损害到他的身份地位。他也是鲍尔文、卡文狄西、巴格特恩三个俱乐部的会员。在遇害的那一天，他吃过晚饭后曾在卡文狄西玩了一会儿。那天下午他一直在那儿，和他一块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伦上校都证实了他们当时正在打牌。阿尔道尔输了不到五镑，这一点还不至于对他构成什么危险，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喜欢在不同的俱乐部打牌，但他做事很小心，总是赢了才离开。在几星期前，他曾与莫伦上校一起赢了歌德菲尔·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多镑，这些都是从调查报告中得到的。

在这件事发生的那个晚上，他打完牌后，回到家是晚上十点整。他母亲和妹妹都没在家。女仆说听到他走到二楼前厅（他经常把它当作卧室），那时早已有人把火生好了。梅洛斯夫人与小姐大约在十一点二十分回来了，在这之前屋子里很安静。夫人想见儿子，但发现门从里面给锁上了。母女二人觉得不对劲，就找人帮忙把门撞开，看到她们的亲人倒在桌边，脑袋挨了一枪。这件事太恐怖了，可是却找不到任何杀人用的东西。很奇怪，在桌上放着两张十镑的钱和十一镑十先令的硬币。钱被分成了十

小堆，数目不一样。旁边还有一些小纸条，记录了钱的数和牌友的名字。可以猜想到当时他正在计算赢的钱数呢。

对现场的仔细检查只能使这个案子更加奇怪。第一，不能解释那人为什么要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当然更有可能是凶手干的，然后从窗子逃跑了，可是窗口离地面有三十英尺，那么高，更重要的是窗下花坛种满了番红花，里面并没有被踩过的痕迹，还有房屋与街道之间的草地上也没有什么痕迹。很明显就是那人自己锁上的。第二 假如有人能从外面对准窗口放枪 打伤致死 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非常棒的射手。可是公园路是一条有很多人经过的路。离房子不到一百码就有马车站，在那放枪打死人，而没有人听见枪声，那也是不可能的。

公园路奇案表明，目前由于找不到突破口，使案子变得更加离奇。在前面我说过，阿尔道尔没有仇人，而现在屋中的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这一点更加奇怪。

我整天都在想这些事情，想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称之为调查的起点。傍晚时，我漫步走过公园，大约六点钟来到公园路和牛津街路口处。一群无聊的人堵在人行道上，抬头望着我专门来看的那所房子的一扇窗户。一个戴墨镜的便衣侦探正在讲他的猜测，他的议论太不实际了，其他人还在听，我却退出了人群。就在这时，我撞在了一个残疾老人的身上，碰掉他抱着的几本书。在我捡起的一些书当中 我看到一本名为《树木崇拜的起源》，我猜这位老人一定是位藏书者。他收集一些不常见的书作为爱好。我表示万分歉意，可太不巧了，我碰掉的这几本书都是主人最喜欢的，他非常生气，大吼了一声转身便离开了，我只能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我来过公园路 427 号好多次了 但一点收获也没有。这房子与街道只用一个不到五英尺高的栅栏围着 出入相当容易 但那扇窗户根本够不到。因为墙外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帮他爬

上去。我比过去变得更加迷惑了，只得回到肯星顿。

我在书房还没待五分钟，女仆进来告诉我说有人要见我。而让我吃惊的是来者就是那古屋的旧书收藏者。灰白的胡须，干瘦而轮廓分明的脸，左臂下挟了十来本他那心爱的书。

“您没想到我会来吧 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又沙哑。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来见我。

“我觉得真的很不好意思，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跟在您的后面，碰巧看到您正走进这所房子，我想来看看您这位好心的先生，想告诉您刚刚我的态度不好，但没有别的意思，我更想谢谢您帮我捡起了这几本书。”来人说。

“这点小事您不要放在心上，我想问一下您是怎样认出我的呢？”我说。

“先生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我们算得上是邻居呢。我的小店就在教堂街的拐角处 您一定也收藏书吧 先生 这里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城》都非常便宜 要是再有五本的话 您便可以填满第二层书架了，现在看来还不太整齐。”老人慢慢地说。

我回头看了一下书橱。当我再转过头来时，发现歇洛克·福尔摩斯正站在桌子那边冲着我微笑呢！我忽地站了起来，惊讶地盯着他看了好久，我好像要昏过去了，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眼泪消失了，我才发觉我的领口给解开了，嘴上还带着辛辣的白兰地的味道。这时，福尔摩斯靠着我的椅子，一手拿着总不离身的扁酒瓶。

“我亲爱的华生，”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说，“我表示万分歉意，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受不了。”

我紧紧地拥抱着他。

“等一下，”他说，“你现在真的能够有精力来谈这件事了吗？我这戏剧化的出现给你的刺激不小吧！”

“我真的没事了，我真的不敢再相信你会站在我的面前。上帝呀，世上的人那么多，就惟有你在我的房间里。”说着我又拉起他的一只袖子，摸着那有力而精瘦的臂膀。“我相信你就是我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快快坐下，把你怎样逃脱那恐怖的峡谷的事讲给我听。”我说。

我俩面对面坐下，像往常一样点了一支烟。他用一件卖书商人的破旧外套裹着全身。能看见的只有那一头白发和桌上的旧书。他看起来比过去更瘦小、敏锐，但有一丝丝苍白显现在他的脸上，使我了解到他近来的生活一定过得很不好。

“我很高兴能把腰伸直了，华生，”他说着，“说实话，让我一连几小时把身高变矮一英尺真的很难。关于这一切的解释等工作完成之后，我再把全部的情况讲给你听。眼下，我得和你合作来完成这艰辛的工作。”

“我很想知道，更想立刻就听到。”我焦急地说。

“那好，今晚你愿意和我一块去吗？”他说。

“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都愿意去。”我说。

“真的又像从前一样了，咱俩在出发之前还可以有空吃顿饭。好吧，先给你说一说峡谷的事吧，我从里面逃出来并不是很困难，原因很简单，我根本没掉下去。”

“真的！”我很惊讶。

“真的，华生。我原先给你的那小便条是真的。当那个可怕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通往安全出口的窄道上时，我感觉到我的末日到了。从他那暗灰的眼中我看到一个无情的意愿。因为我和他谈了几句，得到了他的允许，写了那个便条。我将信、烟盒和手杖留在窄道那儿，我向前走着，他在后面跟着我。当走到尽头时，他没带武器而是直接冲上来抱住我。他当然知道自己一切全都完了，惟一想的就是报复我。我俩在瀑布边上打得不可开交。你知道，我懂一些日式摔跤，我以前用过好多次了。我从他的双臂中摆

脱出来，他像疯了一样发出可怕的尖叫，乱踢了好几下，两只手无目的地乱抓。尽管他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无法平衡自己而掉了下去。我看到他掉到一块岩石上又弹了起来，最后掉到了水中。”我很惊讶地听着他边抽烟边讲他的故事。

“可是那里还有脚印哪！”我大喊到，“我亲眼看见在路上有两行同时向前的脚印呀，可没有一个是往回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他掉入深渊的那一刻儿，我突然意识到命运为我准备这么奇妙的机会，要知道不仅他一个人要置我于死地呢！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的报复会更加猛烈。这是很危险的，在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人能找到我的。另外，倘若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死了，那么这三个人就会很快暴露自己，这样的话我就能解决掉他们了。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向世界宣布我还活着。我想在他还没沉入瀑布下的深底之前，我便做了这个决定。

我站起来看了一下后面的悬崖。在那篇描述中，你肯定那一定是绝壁，可事实并非这样，在崖上有好几个窄小的立足点，那里还有一块特像岩架的地方。想一直向上爬当然是不可能的，而顺着湿窄道出去，要不留脚印也是不可能的呀。我仍然采取以前的做法，倒穿鞋子，但是要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双不同的脚印，这显然是骗人的。我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往下爬。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华生。瀑布在我脚下大喊。我并不善于幻想，但有一点不假，我仿佛听见他在深渊中向我喊叫。好几次我险些掉下去，当时我想自己完了。但我不顾一切地爬，最后爬上了一块几英尺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青苔，在那儿能舒服地躺下而没有人能够看得到我。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毫无目的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时，我正躺在岩架上面看呢。

你做出的最大错误就是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原以为一切到此就结束了。没想到却发生了突然事故，我感觉到会有更让我害怕的事情即将发生，忽的一块大岩石掉了下来，轰的从我身

边划过，碰到下面的小窄道后又弹起来落入水中，我当时认为也许是偶尔掉下的一块岩石。又过了一阵儿，我抬头望见灰蒙蒙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忽地又落下一块石头，这回砸到我躺的岩架上，离我脑袋不足一英尺远。很显然，莫里亚蒂并不是一个人行动，在他对我采取行动的同时，和他一伙的人正在观看，我知道这个人非常危险，他在暗处看清了所有的情况，在你们走后，他上了崖顶，想实现他同伙没有完成的目标。

我在想这些的时候根本没用多长时间，华生，当我再次看到那张凶狠的脸往崖下望时，就知道另一石块将下落，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就赶紧往下爬去。当时真的好危险，但总比向上爬要安全多了。当时就在我扶着岩架往下爬时，又有一块石头落在我身边。一害怕 脚踩空了 幸亏有上天保佑 才免于一死。不过也避免不了摔得头破血流，还好我正掉在那小小的窄道上，爬起来不顾一切就逃走了，在漆黑的山中摸索着走了约十英里，一周后我来到佛罗伦萨，我想那时不会有人知道我在哪里。

我那时惟独只有一个人可信任，那就是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必须再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在那时候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我已经死了。你要是不相信我死了的话，你哪会写得出令人信服的故事来。这三年来，我不止一次想给你写信，想告诉你这一切。但我又非常担心，怕你太关心我而不小心把我的秘密说出去。也正因为这样，今天你碰掉我的书时，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快躲开你，那时我的处境太危险了。

刚才只要你表现出一点点惊讶和激动就会引起别人的关注，从而可能造成可悲的结果。而至于我哥哥是因为得到钱的需要而必须把秘密说出来。在伦敦时，事情不像我所想像的那样简单。由于在审理莫里亚蒂团伙的案子时，漏掉两个最危险的人物，让这两个与我很深仇恨的人逍遥法外。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我是在西藏度过的 经常到拉萨和大喇

嘛们一起消磨时间。你可能看到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的很棒的考察报告，我敢说你一定没有想到那正是你好友的消息。后来我去了波斯，游览了圣地麦加，后又到喀吐穆对哈里发进行一次短暂而又十分有趣的探访。并把这个结果告知了外交部。

回法国之后，我又用了几个月时间来研究煤油燃烧产生的其他物质，这个实验是在南部蒙彼利尔做的。我很高兴能够完成这个研究，又听说我的仇人只有一个留在了伦敦，于是我就回来了。

同时这件公园路奇案加快了我的行动。不仅因为这案子的真相吸引着我，而且这似乎对我来说也是个难得的好机会。我刚回到贝克街的家时，吓坏了荷得森太太。我哥哥按我原来住时的样子保存着一切。亲爱的华生，当坐在自家旧屋的那把旧椅子上时，我意识到现在最想见到的就是你。”

这就是在四月的一天晚上我所听到的一件离奇的怪事，要不是亲眼看到的话，我想以后再也见不到这高瘦的体形和热情的面容了。我根本不了解他是怎样知道我沮丧的消息的，用动作代替了言语表达了他对我的关心。“工作是对沮丧最有效的良药，”他说，“今天晚上 咱俩要完成一件工作 如果能够成功地完成它 也不枉活这一世。”我让他说得细致一些 但是没能成功。他说：“天亮之前会有很多事让你听见和看到的。这三年来 咱俩虽然有好多事要说，但只能到晚上九点半，因为这特殊的空屋历险就要开始了。”

就和过去一样，到九点半的时候，我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的马车上，我口袋中装着手枪，心里充满着冒险的感动，他非常冷静沉着，一言不发 路灯的光一会亮一会灭 他表情严肃 眉头紧锁 嘴唇不动。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黑暗的丛林中搜寻些什么东西，但从这位好的猎手的神情可以看出，我确信这次行动会非

常危险，他那阴冷的表情还不时显出讥讽的笑容，我敢肯定我们找寻的东西必是凶多吉少了。

我原先认为我们会去贝克街，但他在卡文狄西广场拐角就把马车停了下来。我发现他在下车时向左右看了看，确定没有人跟踪，他在走过每条街时都非常小心，我俩走的路线非常独特。他对伦敦的偏僻小道再熟不过了。这回他很快地通过许多我从未知道的小巷和马厩，来到了一条小路上，在它两旁全都是一些阴暗的旧房子，我沿着小路来到了曼彻斯特街，随后到了布兰福特街。同时他又拐入一条窄道。经过一个木栅门进入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小院。他打开了房子的后门，在我们走进去之后，他又关上了门。

屋内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但很明显是一个空屋子。地板没有铺地毯，踩上去吱吱地响。我伸手碰到一面墙，上面的纸已裂了，一片片地向下垂着。福尔摩斯用他那冰冷的手抓住我，带着我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一直到我们能够模糊地看到门上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下脚步。刚到这里他又突然向右转，我们进入下一间正方形大小的空房子，四个角落都很暗，惟有当中一块被远处的街灯照得有点亮光。附近根本没有街灯，窗上已经堆了一层厚厚的尘土。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彼此的轮廓，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嘴巴凑近我的耳朵。

“现在你知道咱俩在哪儿吗？”他悄声地问。

“那边就是贝克街吧？”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向远处望去。

“正是 这就是公寓对面的那个卡蒙私邸。”他很神秘地解释道。

“那咱俩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有什么重大发现了吗？我很焦急地问他。

“我想从这儿完全能够看清对面的高楼。亲爱的华生，请你

再靠近窗户一点，小心别让人发现你，再观察一下咱们的老房子，你有许多神奇的故事不都是从那地方开始的吗？让咱们再看看，在我离开的这三年中你是不是已经完全失去了使你吃惊的能力呢？”

我轻步向前走，朝我所熟悉的窗子望去，当我看到眼前的一切时 吃惊地喊了起来 当时窗帘已经放了下来 屋内仍亮着灯，可是在窗帘上很清楚地映出屋里坐着一个人，那人头的姿势、肩膀轮廓分明，肩膀很宽，看上去就是福尔摩斯本人。我惊讶地忙把我的手伸出去，想知道他是不是在我旁边，他笑得全身都在颤动。

“你全看见了吗？”他说。

“天哪 我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吗 这太妙了！”我大声地说。

“我认为我变化无穷的方法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减少，或者是由于经常使用而过时了。”他说，我从他的话中听出这位杰出的艺术家对自己的大作感到非常满意。“是不是很像我呀？我可以向你发誓说那根本就是我。”

“这要完全归功于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 他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做了这座蜡像模，其他方面的布置都是今天下午我完成的。”

“你是不是看到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呀？”我很好奇地问。

“是呀 我当然了解这些情况了。”他很坦然地回答我。

“是些什么人呢？”我紧张地望着他说。

“我那可爱的老对手呀，他们的首领现在还在莱辛巴赫瀑布下面躺着呢。不要忘了只有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他们认为我迟早要回来的，就从未停止过监视，今天早上他们已经发现我回到了伦敦了。”

“你又怎样知道这些情况的呢？我更加迷糊了。”

“当时我正往窗外看，一下子就识别出了他们派来监视我的人。我想这个家伙对我来说并不能构成多大威胁，他叫巴克尔，以掠夺杀人为生，他作为犹太口琴演奏家是很优秀了。我根本就不在乎他的存在，我最担心的是他身后的那个人。他是莫里亚蒂的好友，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危险奸诈的罪犯，就是那个从崖上向我抛石头的人。华生，现在正是他在追查我，可是他却不知道我们也在追查他呀。”

他的打算正在逐渐展开，在这个很有利的房间里，监视者受监视，跟踪者也被人跟踪，那边窗上的影子可作为诱饵，而我们可作为极棒的猎手。我们静静地站在黑暗的房间中，但我能够看得出来他现在正处于警戒状态，目不转睛地盯着过往的路人，这是一个十分寒冷而又喧闹的晚上，风轻轻地掠过长街，发出阵阵呼啸声，此时大街上有很多人，全都裹着厚厚的外套和围巾，有一两次我好像看见了似曾相识的人，特别关注了两个在一家门道上避风的人。我让他观察一下他们，而他却不耐烦地吼了一声，而后又紧紧地盯着街上的行人。不安的情绪使他不时地走来走去，手指还连续不断地敲击墙壁，很明显他开始怀疑他的安排会不会像他所想的那样有效。就在午夜时分，行人越来越少了。他想尽办法来抑制自己那不安的情绪，当我刚要对他说什么时，突然看了一眼对面亮灯的窗户，让我又和刚才一样吃惊，我抓了抓他的手臂，让他向前面看。

“影子动了，太好了。”我大叫了出来。

“窗帘上的影子已经变化了方位。”

这三年来一点也没有减轻他那暴躁的脾气，更没有减少他对智力不如他的人表现出来的急躁。他对我说：“它当然会会动啦，否则的话很容易被识破的，难道我会笨到那种地步吗？希望凭借他来骗那个最狡猾的人，可能吗？咱俩呆在这儿的两个钟头的时间中，荷得森太太已经把它的位置改变好多次了。大约每一

刻钟一次。她在前方不时转动，这样她的影子就不会被看到了。啊？！他倒吸一口凉气，在极其微弱的光线中，我看见他把头向前伸去，全身由于过分集中精力而绷紧，外面的大街上已空无一人，那两个人也很有可能还在门道中缩着，但我完全看不到了，夜静得让人害怕。除了窗帘上的人影外，什么都看不见了。在这安静的夜里，我耳边同时又发出那种微微的咝咝声，可能是他由于要极力忍住过度兴奋吧。不一会儿，他把我拉到最黑暗的角落里，一手堵住我的嘴，手还不停地颤抖着，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他会有如此大的反应，那黑暗的大街依然荒凉寂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不一会儿，我突然察觉到了他那过人的感官已发觉了不同寻常的东西，一阵轻手轻脚的声音传入我们的耳朵里，这并不是从贝克街传来的，而是从我们所呆的这个屋子后面传来的。一扇门打开后又关上。过了一会儿后，走廊上又响起轻轻的脚步声。这本并不想出声的脚步声，却在这里产生了回音。我们都靠墙蹲下，手里紧握着那把左轮手枪。我模糊地看见一个不太清楚的人影，他站了好一会儿后，弯着身子偷偷进了这间屋子，这个恶人离我们不到三码远，我早已准备就绪，才想起来他完全不知道我们俩的存在。他经过我俩身边，慢慢地靠近窗户，把窗户轻轻地推开半英尺。当他在窗口那儿跪下时，街灯毫无遮挡地把他的脸照了出来。此人过于兴奋了，两眼冒出亮光，脸不停地颤动。他是年纪很大的人，鼻子虽短但很显眼，额头光秃而且很突出，留着灰白色的大胡子。他把那个可折叠的礼帽拉到脑后，解开外套，里面穿着白色前襟的晚礼服，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手里拿着一件很像手杖但放在地上却突地发出金属声音的东西。随后他又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很多东西，摸索了好一阵儿，终于咔咔响了一下，好像是挂上了弹簧或是栓子之类的东西吧，他还没从地板上站起来，而是弯着腰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一个什么杠杆

上 当时发出了好长一阵摩擦声音 之后就完全是咔咔的响声。后来他直起腰 我才看见那是一把枪 有一个很独特的枪托 他随即拉开枪膛 放进子弹 啪地一声推上枪栓。在窗口他俯下身子架好枪筒。他那长胡须搭在枪托上，发光的眼睛对准瞄准器。在他把枪托放在右肩的一刹那，他发出令他自己满意的叹息声，我看到了那令人害怕而惊讶的目标 那就是窗帘上的身影。他停了一会儿 抠动扳机。一声巨响 随后玻璃破碎声传入我们的耳朵。在这一瞬间 福尔摩斯像要吃人的老虎般朝可恶的射手扑了过去 把他向下摔了下去。他马上爬了起来使出全身的力气掐住福尔摩斯的脖子，我拿起手枪用力地打了一下他的头，他昏倒了 当我想扑向他时 福尔摩斯吹了警笛 人行道上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两个警察与一个便衣从大门冲了进来。

“是雷斯瑞德吗？”

“是我呀 福尔摩斯先生 我亲自接下这个案子 很高兴能够看到您安全回来。”

“我想你应该凭借一些非官方方面的帮助。如果在一年中破不了三件谋杀案的话 那是不行的 雷斯瑞德先生。你没有用平常的方式去处理莫尔齐案。”

我们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那个犯人气喘吁吁的 在他的两边各站了一位高大威猛的警察，当时在街上挤满了很多爱看热闹的人。福尔摩斯走过去关上窗子 放下窗帘。随后雷斯瑞德点燃两支蜡烛 同时警察也开了提灯 我们这才能够清楚地看着这个犯人。

这是一张精力旺盛且老奸巨猾的脸孔，他长着一副哲人的额头和好色之徒的下巴 他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忠奸先不说 只要看一下他那下垂且带嘲讽的眼睛 那阴冷、凶狠且具有挑战性的鼻子和那紧逼不舍的立眉 他完全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 他谁都不看 只紧盯着福尔摩斯 眼中充满仇与恨。“你就是个彻底的

魔鬼，太阴险狡诈了。”他不停地喃喃自语。

“啊 我亲爱的上校大人！”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他那凌乱不堪的领子，“就像旧剧中所说的那样：‘不是冤家不聚头’。自从上次在莱辛巴赫瀑布那儿对我特别关注之后，我们很久都没有见面了。”上校就像一个精神一蹶不振的人一样，仍目不转睛地望着福尔摩斯，他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个狡诈的大魔鬼！”

“上校大人，我还没正式把你介绍给大家呢，”福尔摩斯说，“先生们，这位便是鼎鼎有名的塞巴斯蒂恩·莫伦上校，从前在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中作战，他可是咱们大帝国所训练出来的最棒的射手，上校，你猎虎的本领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吧？”

这个凶暴的老者一言不发，只用眼睛瞪着我的伙伴，他那双带着凶狠的眼和那一缕倒长着的胡子使他就像一只猛虎，随时都有吃人的危险。

“奇怪呀，我这个小小的计谋居然能让您这样一位老练的猎人受骗。”福尔摩斯说，“您应该还记得吧，您不也曾经把一只小羊拴在树下，而您却带着枪躲在了树上，把小羊当诱饵来引老虎吗？现在呀，这空房子成了我的树，你就成了我所要打的那只老虎，您一定还带着备用的枪以防会有更多只难以对付的老虎，或是您万一没对准的话，当然这也不太现实。”他指了指周围所有的人，“他们可都是我的后备枪，这个比喻恰当吗？”

莫伦气得大吼一声朝他扑去，但两个警察把他拉了回去，他脸上那愤怒的神情看起来可真恐怖。

“我确信你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福尔摩斯说，“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凭借这空屋子和这方便的窗子。我推测你可能会从街上采取行动，那时会有雷斯瑞德和他的下属在等着你，除此之外，全在我的打算之中。”

莫伦上校把头转过去对着官方的警探。

“你现在可能有或者没有逮捕我的合法理由，”他说道，“但

是在低限度范围内没有理由让我遭受这些嘲讽吧。若我现在是在合法的范围内 那么一切都照章办事吧！”

“您讲得非常正确，”雷斯瑞德说，“福尔摩斯先生，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您还有别的要说的吗？”福尔摩斯早将那威力巨大的气枪从地上拾起来，正在仔细查它的结构。“这武器真是世上罕见的，”他说，“无声且有庞大的威力 我认识一个盲人叫冯·赫德尔，这枪是特地给莫里亚蒂教授做的。我在好几年前才知道有这把枪的事，由于以前根本没机会来摆弄一下它。雷斯瑞德先生，今天我专门把这枪还有它所适用的子弹交给您来保管。”

“你把它们交给我们 可以放一百个心 福尔摩斯先生，”雷斯瑞德说，这时候我们都朝门口方向走去，“你还有话要交待一下吗？”

“请问您打算给他定个什么罪名呢？”

“什么罪名呀 当然是谋杀罪了。”

“这万万不成 雷斯瑞德 我不愿意在这件事上露面 这场漂亮的逮捕行动应该全算你的功劳，雷斯瑞德，我很高兴你能借平常表现的勇猛抓住这个大恶人。”

“您指的是谁呀 福尔摩斯先生？”

“你们动用了好多警察都没有找到的莫伦上校大人呀，他在上个月三十日就是用这把枪朝公园路 427 号二楼窗口开了一枪，把罗诺德·阿尔道尔打死了呀。就用这个罪名吧，雷斯瑞德。亲爱的华生，就在此刻你如果能够受得住从外面吹来的凉风的话，还不如到我房里去呆一会儿，抽一支雪茄，这也是放松的一种形式呀。”

我们这间老房子，多亏迈克罗夫特的保管和荷得森太太的亲身看管 样子和过去一样 当我进来时 屋子真的好清洁 屋里的摆设都同以前一样。在做化学试验的地方，放了一张松木桌，桌面被酸液给弄脏了；书架上放着大本剪贴簿和一些参考书，那